

元旦攻势突破“三八线”

志愿军抗美援朝第三次战役

■朱 武

零下25摄氏度低温,冰雪覆盖临津江,凛冽的寒风卷起漫天雪粉。忽然,北岸飞起一串耀眼的信号弹,震耳欲聋的炮声撕破原本的寂静,数千勇士从潜伏阵地中一跃而起,冒着南岸射来的弹雨,跨过寒冷刺骨的冰河,兵锋直指北纬38度线——这便是1951年元旦前,我军抗美援朝第三次战役发起时的场景。

冒雪攻坚、跨江突防。1950年岁末发起的抗美援朝第三次战役,是志愿军对敌防御阵地进行的一次大规模进攻作战,也是人民军队克服严寒天气、复杂地域和敌情考验的一次创举。战役发起前,志愿军面对的不仅是低温和冰雪天气,还有100米至150米宽的临津江和南岸7米高的天然峭壁。上岸后,志愿军要解决雷区和上万敌军据守的完备防御工事,还要面对美军航空兵的轮番侦察、轰炸和扫射。

面对困难,这支从黄土地上走出来的军队,在血与火的考验中迸发出无穷的战场创造力,早已学会“在战争中学习战争”。战役发起前,志愿军从上到下进行缜密敌前侦察。第39军116师领导连续3日趴在江岸前沿阵地上仔细观察,终于发现南岸峭壁中宽窄不一、利于突防的裂沟。随后组织各团进一步观察研究,确定突击连可以利用的4条攀爬通道。临战前,第一梯队从战斗小组组长、班长到团长都前往江边连续3晚进行地形观察,对各自具体攻击目标、突破路线、地形水深、悬崖情况等了然于胸,甚至细致到在哪里架梯子、从哪里攀爬悬崖等。

为保证成功突防,我军组织全师一半人力进行土工作业,利用江北岸自然沟改造构筑出发阵地。攻击发起前,全师7500人、70余门火炮、500匹骡马均严密隐藏,在距敌阵地最近不到150米处潜伏18个小时,敌飞机侦察、火力侦察都没有发现异常。12月31日当天,



抗美援朝第三次战役中被我军俘虏的英军士兵

“联合国军”地面部队司令李奇微还乘飞机进行低空巡视,也未发现我军即将发动攻势的迹象。志愿军的炮火和冲锋号在傍晚响起后,李奇微才如梦方醒:“真没想到,中国军人在这里毫无生机的荒原上发起了元旦攻势。”而这时他的前沿防线早被打得千疮百孔。1957年秋,时任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元帅,在组织将校级学员学习研究时,对116师强渡临津江的行动给予高度评价。

精测妙算、以弱控强。在抗美援朝战争中,志愿军与敌人的炮火较量常常是不对等的,然而,在第三次战役中,志愿军参战炮兵7个团共106门火炮,发射炮弹4287发,参战火炮相当于前两次战役的总和,发射炮弹数量是前两次战役总和的4倍,成为参战炮兵和发射炮弹数量最多的一次战役。特别是在突破临津江的炮火准备中,志愿军把有限的火炮部署在距敌300米至500米处进行抵

近射击,对敌前沿支撑点、纵深炮兵、各种火力发射点、明暗碉堡一一编号,具体分配给每一门火炮。

为避免敌空中火力打击,总攻一周前,志愿军连续校对日落时间和敌机飞离我阵地上空的时间。最后测定日落时间为17时03分,敌机飞离时间为16时40分,这中间的23分钟成为最佳炮火准备窗口——既是入夜前能见度较好的时段,有利于瞄准,又能避开敌机骚扰,有利于连续开火。志愿军炮兵又根据我军炮火数量和种类,精细测算各型火炮射击程序和时间。战斗打响后,我军以低于预计的炮弹数量顺利完成炮火支援任务。

具有讽刺意味的是,美军炮兵部队错误理解李奇微“夜晚收缩、白天反击”的命令,根本没有做好准备,以至于在战役打响后出现了世界战争史上有趣的一幕:火炮数量7倍于我军的“联合国军”,居然被志愿军炮兵部队打得抬不起头来。

勇猛追击、力歼逃敌。1951年元旦前后,已入朝连续作战两个月的志愿军遇到极大困难。不少战士的棉袄早已破烂,鞋子开裂后只能用绳子捆绑,后方补给在美军轰炸下送不上来,以致部分战士营养不良,患上夜盲症。即便如此,在志愿军党委的号召和动员下,广大指战员发扬吃苦耐劳的精神,勇敢迎接困难、追求胜利。

针对雪夜跨江攀山作战可能遇到的困难,我军指战员召开“提问题,想办法”的诸葛亮会,天气严寒就用凡士林和猪油涂抹手脚,过江就用雨布改制防水袜子,雪夜路滑就在鞋底绑草绳、在梯子上绑草捆,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。

战役打响后,志愿军部队蹚过冰河、越过陡峭雪山深谷,突破各种障碍,甚至徒步冲过来不及扫雷的雷区。原本深信己方火力优势和江边“铜墙铁壁”的敌人,看到志愿军攀上悬崖,战斗意志很快崩溃。在志愿军勇猛穿插下,处于二线的美英军队,不仅未能支援一线,反而来不及向后撤退,一些后卫部队被穿插的志愿军死死缠住并遭重创。如志愿军第116师347团于1月3日抢占釜谷里,毙伤英军第29旅皇家来复枪团300余人,生俘60余人,缴获该团绣有绿色老虎图案的团旗。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6团1营与师侦察连粉碎美军第25师掩护分队的节节拦阻,追击两昼夜,插入英军侧后,配合主力全歼皇家奥斯特来复枪第57团第1营,装备坦克的英军第8骑兵团直属中队也被我军全歼,创造了轻步兵歼灭重型机械化部队的经典战例。

此役,我军歼敌1.98万余人,将战线推过“三八线”,粉碎了敌人就地据守、伺机再犯的图谋。

史说新语

微历史

追击赶不上溃败

第一次世界大战中,腐朽的沙皇俄国军队战场表现并不好,但也有“高光时刻”,俄军曾经大败过奥匈帝国军队,歼灭其1/4的兵力。被俄军击败的奥匈军队,只要有人喊“哥萨克来了”,就会出现大溃退。不过,俄军一直没有全歼奥匈帝国军队,原因是脚力不济。俄军花3天时间推进18英里(约29公里),而奥匈帝国军队1天就跑了18英里。

奥匈帝国军队打不过俄军,也有自身原因。当时2/3的奥匈帝国军队士兵只有落后的无弹舱单发步枪,匈牙利骑兵还穿着中世纪式的花哨制服。由于是一个多民族国家,各民族语言不通,75%的士兵听不懂长官的命令,这从奥匈帝国的国歌《上帝保佑吾皇弗朗茨》有15个语言的版本就可见一斑。在作战计划制订方面,奥匈帝国不顾数量庞大的俄军,将有限兵力分出1/3去攻打塞尔维亚,使其在与俄军的战斗中更加被动。

刺刀火枪雏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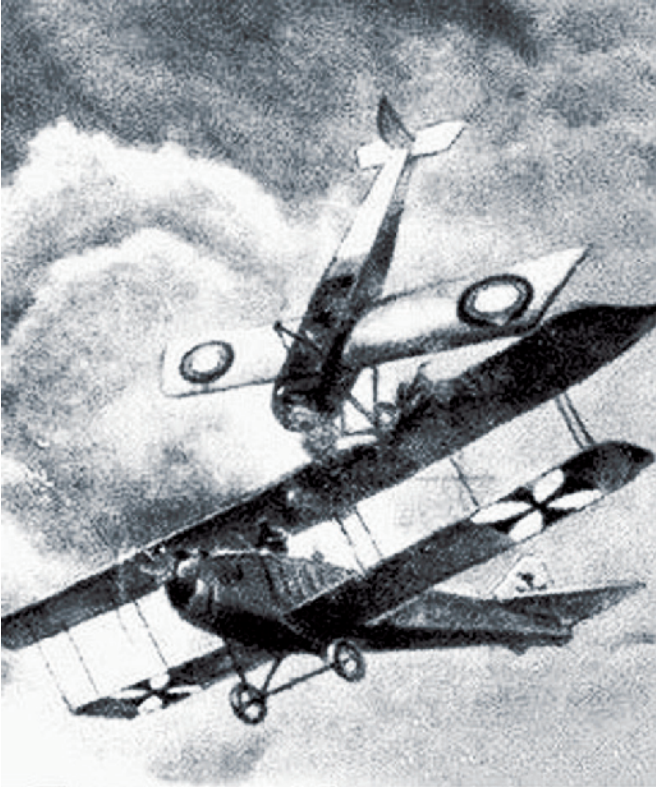
明朝军队在与蒙古骑兵的对抗中,十分重视火器的应用。不过,囿于当时的技术水平,火器在火力密度方面存在不足,这一缺点常常被蒙古骑兵所利用。为解决火力密度不足的问题,明军在增加火器数量的同时,还开发装备了两头銃、十眼銃和三眼銃等多管火器,以增加枪管数量的方式提高火力密度,减少装填时间,压制蒙古骑兵的冲锋。同时期的欧洲,在面对类似问题时也采取一样的做法,出现了管风琴炮和四眼銃。

除上述做法外,明军还在火器上加装冷兵器,使之具有肉搏功能。明军曾装备一种在尾端安装有枪头的火门枪,在蒙古骑兵距离较远时射击,靠近后以枪头与之作战。后来一种名为“夹欄銃”的火器,则是在銃口处加装铁叉,不必调转方向,即可直接展开肉搏。后来的“快枪”在銃口加装了枪头,更接近后来的刺刀火枪。然而,明军这种“冷热结合”的思路没有被清朝人所继承,反倒是欧洲人看到印尼土著将匕首插进火枪口当作短矛,受到启发,开发出真正意义上的刺刀火枪。

(吴 斌)



↑彼得罗·尼古拉耶维奇·涅斯捷罗夫
→当时描绘彼得罗·尼古拉耶维奇·涅斯捷罗夫撞击敌机的画作



首位空中撞击敌机的飞行员

■李木子

1914年9月8日,俄国飞行员彼得罗·尼古拉耶维奇·涅斯捷罗夫在战斗中驾机撞向敌机,成为世界上首位实施空中撞击战术的飞行员。

1887年2月27日,涅斯捷罗夫出生在俄国下诺夫哥罗德,从该市武备学校毕业后,被推荐到米哈依洛夫炮兵学校继续深造,1906年10月底以优异成绩毕业,派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第9东西伯利亚步炮旅服役,后因身体原因调到高加索后备炮兵旅。1911年夏,涅斯捷罗夫回家休假期间加入下诺夫哥罗德航空协会,结识了俄国著名航空学家茹科夫斯基教授的学生彼得·索科洛夫。涅斯捷罗夫与母亲和索科洛夫3人合作制造出一架非常原始的飞行器,并成功升离地面3米,一时引起轰动。

1911年10月7日,在同学的帮助下,涅斯捷罗夫如愿调到刚成立不久的彼得堡航空军校,次年8月进入加特契纳航校,此后很快通过航空驾驶员资格考试和军事飞行员资格考试。毕业后,

涅斯捷罗夫进入在基辅新成立的飞行中队服役。

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,涅斯捷罗夫被调往西南方面军服役,几乎每天都出动执行侦察或轰炸任务。1914年9月7日,第3集团军军务总监布鲁维奇责骂俄军飞行员毫无作为,导致奥地利军队飞机每天都在俄军阵地上空执行侦察任务,然后肆无忌惮地溜之大吉。这使得涅斯捷罗夫发誓一定要找到办法克制奥军飞机,他计划在飞机尾部装一条带重锤的钢索,准备从敌机上方飞过时,用钢索缠住后者螺旋桨使其坠毁,但这个办法并不实用。

9月8日上午11时左右,奥地利军队飞机出现在俄军阵地上空。涅斯捷罗夫的好友索科洛夫看到他驾驶着小型单翼式飞机起飞升空。索科洛夫当时以为涅斯捷罗夫只是要吓唬奥地利人。

奥军飞机此时已盘旋完一圈,正在慢慢加速,径直向西飞去。涅斯捷罗夫驾机迅速切入敌机飞行路线,逐渐缩短与敌机距离。接下来,涅斯捷罗夫驾机

提高飞行高度,在奥军飞机上方盘旋。奥地利人发现涅斯捷罗夫后,下降高度试图躲避,但涅斯捷罗夫的飞机速度更快,紧紧咬住奥军飞机。

这时,令人没有想到的一幕出现了。涅斯捷罗夫驾机不断逼近敌机,其银色的机翼在阳光下一闪,飞机直接撞上奥军飞机。撞击后,涅斯捷罗夫的座机机头朝下开始坠落,体型更大的奥军飞机先是慢慢向左倾斜,然后机头朝下开始急速坠落。这一幕引起地面观战人群的一阵惊呼。

1947年,苏联在涅斯捷罗夫牺牲之地立起一座纪念碑,上面写道:“著名的俄国飞行员、特技飞行创始人彼得罗·尼古拉耶维奇·涅斯捷罗夫上尉在此英勇献身。他是世界上第一位完成空中筋斗飞行并在空战中采用撞击战术的人。”

链接历史

原典

《百战奇略》攻战篇原文为:凡战,所谓攻者,知彼者也。知彼有可破之理,则出兵以攻之,无有不胜。法(《孙子兵法·形篇》)曰:“可胜者,攻也。”

攻战篇旨在阐述进攻作战时所应掌握的原则。战争中的进攻,是指在了解敌情后所采取的作战行动。进攻作战是以“知彼”为前提条件的,一旦了解到敌人确有被打败的可能,就要不失时机发起进攻,作战便无往不利。诚如兵法所说:“敌人可能被我战胜的时候,就要实施进攻作战。”

战例

三国时期,曹操任命朱光为庐江太守,驻屯在皖县(庐江郡治,今安徽潜山市)。朱光在组织开田种稻的同时令间谍到吴地鄱阳(治所在今江西鄱阳县)联络起义首领,让他们充当内应。孙吴将领吕蒙认为,庐江郡粮食丰收后,曹魏军必将扩充兵员,如不采取相应行动,几年后将会对孙吴构成重大威胁,应尽早拔除其皖县据点。孙权采纳吕蒙建议,率军出征,众将领认为应构筑攻城土山高垒,吕蒙认为应趁敌疏于防备尽快进攻,并趁江水高涨时退兵,于是,孙吴军天刚亮便发起进攻,吕蒙亲自擂鼓督战,迅速攻克皖县。

1989年12月,美国为维护其在巴拿马运河区的殖民利益,以保护在巴拿马美国人的“生命安全”、维持巴拿马“民主进程和《巴拿马运河条约》的完整”为由,入侵巴拿马。20日凌晨1时,美军战机轰炸巴军高炮阵地。同时,美海军海豹突击队一部袭击巴拿马总统诺列加的私人机场,炸毁其专机,另一部将诺列加专用船只炸沉,切断诺列加空中、海上退路。随后,美军向巴拿马各军事要地发起进攻,部分巴军虽顽强抵抗,但终寡不敌众,至20日8时,美军击溃巴军有组织抵抗,推翻诺列加政府,诺列加本人被迫投降。

计谋分析

战前充分研判形势。开战时机的选择,需要前期大量信息研判的支撑,必要时还要主动创造有利时机。孙吴征讨庐江郡并非心血来潮,而是因吕蒙早已关注曹魏庐江太守朱光的动向,从其率兵驻屯、开田种稻等活动,分析判断出其将在发展数年后对孙吴构成较大威胁。于是,吕蒙决定化被动为主动,建议孙权攻占皖县。美军攻打巴拿马,也做了很多准备。1989年5月,巴拿马因诺列加宣布民主选举无效而出现混乱局面,美国趁机以保护在巴美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为借口,向巴拿马增派4500名美军和大批军事装备。入侵前两天,五角大楼又以进行例行性军事演习为名,向巴拿马增兵1.1万人。加上战争爆发后增派的2000人,美军投入作战的总兵力已达2.6万人。此外,美国在战前还大造舆论,声称在巴美国人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,使军事行动得到美国国会和公众的支持。

选择有利开战时机。孙权召集将领商讨攻城之策时,大家都从孙吴军自身角度出发,建议采取构筑土山高垒攻城之法。只有吕蒙从敌我双方力量对比角度进行分析,认为当时皖县城防并不坚固,如果构筑土山高垒攻城,所耗费的时间足以让敌军加固城防、获取增援,反而对孙吴军不利。孙权采纳吕蒙建议,迅速攻下皖县。美军之所以把进攻发起时间选在20日凌晨1时,是因为诺列加15日宣布与美处于“战争状态”,16日又发生巴军打死美军军官事件,巴军为防

美军报复进行备战,但连续几天美军没有任何动作,巴军出现松懈迹象。同时,夜间发起进攻,也有利于发挥美军夜视器材的优势。

制定完备作战方案。攻战以攻为主,但也要考虑攻击失利情况。只有全盘考虑利弊得失,才能制定出完备作战方案。孙吴进攻皖县时正值雨季,孙吴军船只驻泊于皖县城外江边,撤军必然还走水路。孙吴诸将只想着如何攻城,唯独吕蒙思虑周全,不仅考虑攻城之术,还想到退军之法。吕蒙指出,孙吴军在江水水位高时来到皖县城下,如旷日久留,江水水位就会下降,孙吴军撤退就会遇到困难。美军入侵巴拿马前,曾三易作战计划。早在1989年春,美军就拟定过侵巴行动计划,当年夏天对计划做进一步修改,10月份又再次修订。当时共提出3种作战方案:一是驻巴1.3万名美军突然袭击巴拿马城内巴军,占领巴国防军司令部,抓捕诺列加。然而,这样做不会使城外巴军受到损失,可能会与巴军陷入持久战,威胁巴拿马运河正常运营。二是在驻巴美军支援下,以特种作战部队发动突袭,设法捉拿诺列加。但这需要有关诺列加位置的准确情报,而情报机构很难做到这一点。三是对巴进行大规模入侵,动用驻巴美军和美本土部队,在海空军配合下,解决巴军、捉拿诺列加、扶植亲美政权。综合考虑后,美军选择了第三种方案,并利用驻巴美军的便利条件,战前进行反复推演,熟悉掌握作战地形、环境等。



美军的入侵造成巴拿马局势持续动荡